

# 赤道詩刊

萬家放墨而  
漫為萊下教  
有氣必動  
地長心事  
浩道連廣宇  
于無聲處  
為道風

4

一九七一年十月

# 魯迅紀念專頁

主，的的，可戰、最迅化  
的家大硬骨最化數確、魯文  
的學偉最媚民文多正實。新  
革命文是和人在大最忠雄族  
化的家頭顏地是的最英民  
文大想骨奴民迅族陣、族華  
國偉思的的殖魯民陷決民中  
中是的迅毫半。全鋒堅的是  
是但大魯絲地格表冲最前就  
迅不偉。有民性代人、空，  
魯他是家沒殖的，敵敢的向  
將，且命他是貴上着勇忱方的  
而革，這寶綫向最熱的的

# 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進的血

— 魯 迅 —

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今天和明天之交發生，在誣衊和壓迫之中滋長，終於在最黑暗裡，用我們的同志的鮮血寫了第一篇文章。

我們的勞苦大眾歷來只被最劇烈的壓迫和榨取，連識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惟有默默地身受着宰割和滅亡。繁難的象形字，又使他們不能有自修的機會。智識的青年們意識到自己的前驅的使命，便首先發出戰叫。這戰叫和勞苦大眾自己的反叛的叫聲一樣地使統治者恐怖，走狗的文人即群起進攻，或者製造謠言，或者親作偵探，然而都是暗做，都是匿名，不過證明了他們自己是黑暗的動物。

統治者也知道走狗的文人不能抵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于是一面禁止書報，封閉書店，頒佈惡出版法，通緝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將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處以死刑，至今並未宣佈。這一面固然在證明他們是在滅亡中的黑暗的動物，一面也在證實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陣營的力量，因為如傳略所羅列，我們的幾個遇害的同志的年齡，勇氣，尤其是平日的作品的成績，已足使全隊走狗不敢狂吠了。

然而我們的這幾個同志已被暗殺了，這自然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若干的損失，我們的很大的悲痛。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却仍然滋長，因為這是屬於革命的廣大勞苦群眾的，大眾存在一日，壯大一日，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也就滋長一日。我們的同志的血，已經證明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革命的勞苦大眾是在受一樣的壓迫，一樣的殘殺，作一樣的戰鬥，有一樣的運命，是革命的勞苦大眾的文學。

現在，軍閥的報告，已說雖是六十歲老婦，也為“邪說”所中，租界的巡捕，雖對於小學兒童，也時時加以檢查，他們除從帝國主義得來的槍砲和幾條走狗之外，已將一無所有了，所有的只是老老小小——青年不必說——的敵人。而他們的這些敵人，便都在我們的這一面。

我們現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銘記，紀念我們的戰死者，也就是要牢記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歷史的第一頁，是同志的鮮血所記錄，永遠顯示敵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啓示我們的不斷的鬥爭。

一九三一年四月

# 魯迅舊詩選評

旅行

魯迅舊詩，郭沫若以“偶有所作，每臻絕唱”評之。魯迅舊詩的特色，許壽裳把它概括成“一使用口語，二解放詩韻，三採取異域典故，四諷刺文壇闕失”。現在試以新詩去翻譯，其沉郁頓挫的風格，必然削弱極多。但爲了普及，使一般文藝青年理解魯迅舊詩，學習“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爲孺子牛”的無產階級世界觀，學習“我以我血荐軒轅”“怒向刀叢覓小詩”的戰鬥精神，學習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則這種翻譯還是必要的。

魯迅舊詩的強烈的人民性，即在於彈起階級鬥爭的弦而歌唱；在風格上，更接近政治詩人杜甫的詩史。

## 自題小像

詩寫于一九〇三年，是魯迅留學日本東京時的作品，可視爲魯迅接受革命思想後而立下的獻身于民族解放運動的莊嚴誓言。

靈台無計逃神矢，  
風雨如磐黯故園。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軒轅。

我接受革命思想，  
就像心中了愛神之箭；  
多風雨的祖國呀！  
彷彿壓在大石底下，  
黑夜茫茫……

我要把愛國熱忱，  
化作黎明前的星光；  
可是苦難深重的同胞，  
不能抬頭望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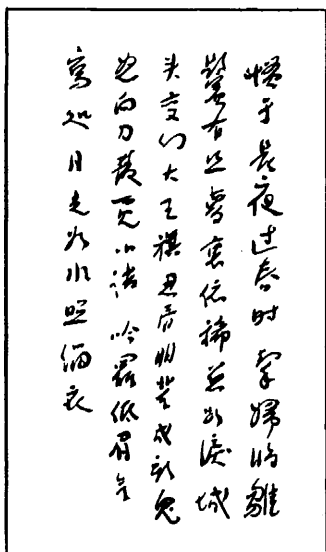
我願獻上我的血，  
去爭取祖國的解放！

## 怒向刀叢覓小詩

詩寫于一九三一年二月，原詩無題，今以第六句命題。這年，蔣介石對紅色根據地的第一次“圍剿”已經遭到徹底失敗。二月七日深夜，殷夫、柔石、胡也頻、李偉森、馮鏗五位左聯作家在海龍華警備司令部里被秘密槍決。魯迅隔兩年後在《南腔北調集·爲了忘却的紀念》一文中說到他寫這詩時的心境：“在一個深夜里，我站在客棧的院子中，周圍是堆着的破爛的雜物；人們都睡覺了，連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沉靜下去了，然而積習却從沉靜中抬起頭來，湊成了這樣的幾句……”

這詩蘸滿血淚、慷慨悲歌，然而更表現出魯迅迎着敵人的刀叢而呼嘯前進的昂揚斗志。詩中“夢里依稀慈母淚”一句，注家往往引用魯迅致李秉中函(8)內“老母飲泣”一語加以解釋；但結合《爲了忘却的紀念》和一九三四年魯迅致楊霽云函稱這詩爲“悼柔石詩”看來，魯迅夢寐不忘的是戰友的母親的失子的悲痛，而不是想到自己母親的“飲泣”，如此更能符合魯迅偉大的一生中忘我個人的崇高襟懷。

這詩也正如魯迅在《二心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一文中所控訴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歷史的第一頁，是同志的鮮血所記錄，永遠在顯示敵人的卑劣的兇暴和啓示我們的不斷的鬥爭”。



過慣了如此春寒逼人的長夜，  
而今我却帶着妻子與幼兒  
避難在客棧里；  
我的頭髮越多霜白了。

會聽說柔石的母親雙目失明，  
夢里依稀見到她正在掉淚；  
城頭變幻反動軍閥的旗號，  
混戰加深了人民的災難。

我豈忍看着戰友們的鮮血啊！  
怒向刀叢更寫出控訴的詩章；  
詩章吟罷却無處可以發表，  
只見月光寒照着身上的黑衣……

## 血 沃 中 原 肥 勁 草

詩寫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原詩無題，今以首句命題。這年，蔣介石的第三次“圍剿”照舊慘敗了。在白色恐怖里，無產階級作家仍然浴血奮戰，開出富有生命力的革命文藝紅花。在反動陣營方面，由于日本帝國主義侵佔了東北，國民黨寧、粵雙方打着“共赴國難”的破旗，實行爭權奪利，後來却演變成暮鴉似的爭吵，蔣介石宣佈暫行“下野”，汪精衛藉口醫治糖尿病去了上海，行政院長孫科也被迫塌台，只好到中山陵去哭訴。這首詩，有力地歌頌革命而暴露了反動派的丑惡。

一

血沃中原肥勁草，  
寒凝大地發春華。  
英雄多故謀夫病，  
淚洒崇陵噪暮鴉。

血染紅全中國，  
血流入地下，  
疾風中的勁草，  
更加茁壯、頑強。

大地冰封，  
漫天皆白，  
寒流里的萬木，  
笑放火紅的春花。

二

蔣介石可真是英雄呀，  
如此剿共又一次徹底勝利！  
不幸英雄多憂患——  
汪參謀爆發了糖尿病，  
孫科也垮台了，  
鬚然到中山陵去流淚。

反動派內部的爭吵，  
像不像暮鴉可惡的怪叫？

# 自嘲

橫眉冷對千夫指  
俯首甘為孺子牛

運交華蓋欲何求，  
未敢翻身已碰頭。  
破帽遮顏過鬧市，  
漏船載酒泛中流。  
橫眉冷對千夫指，  
俯首甘為孺子牛。  
躲進小樓成一統，  
管他冬夏與春秋。



詩寫于一九三二年十月。魯迅生活在白色恐怖的迫害下，所以自比做交了華蓋運——到處碰釘子。詩中“破帽遮顏”顯示着在戰術上重視敵人；“過鬧市”“泛中流”則表現出在戰略上藐視敵人。無論處境多麼險惡，魯迅毫不畏懼、英勇不屈、一往無前，真是無產階級的錚錚鐵漢。

“魯迅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千夫”在這裏就是說敵人，對於無論什麼兇惡的敵人我們決不屈服。“孺子”在這裏就是說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一切……，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習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段文字深刻地闡明了這首詩的含義，給予最高的評價。

必須指出，詩的最後兩行是雙關語：魯迅似乎是說明自己在躲避特務的迫害，其實更是在諷刺蔣介石自南京遷都洛陽後，躲進小王朝里的叫囂“一黨統治”——反共，同時又變本加厲地賣國，不管國家的危亡。這裏，魯迅“用他那一支又潑辣、又幽默、又鋒利的筆，去畫出了黑暗勢力的鬼臉，去畫出了丑惡的帝國主義的鬼臉，他簡直是一個高等畫家”。（《在陝北公學論魯迅精神》）

據說俗人給華蓋星罩住了，  
只能到處碰釘子。  
我豈敢翻身，  
釘子却已碰頭；  
哈！竟有如此巧妙的相碰，  
我還要何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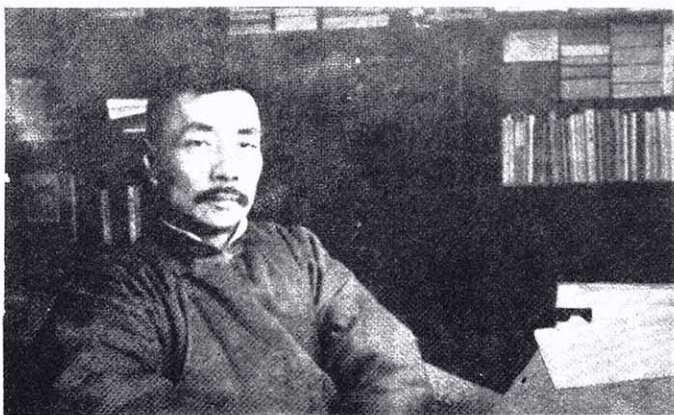
橫眉冷對千敵的火網，  
決不屈服；  
俯首甘為人民服務，  
洒盡鮮血。

我明知破帽不能遮臉，  
偏要過鬧市；  
漏船隨時會沉沒，  
敢于把酒渡中流；

而我還是躲進小樓多寫文章，  
不管外面是什麼氣候；  
且看蔣公躲進小王朝喊  
“一黨統治”，  
不管國家民族的危亡。

# 於無聲處

## 聽驚雷



萬家墨面沒蒿萊，  
敢有歌吟動地哀？  
心事浩茫連廣宇，  
于無聲處聽驚雷。

詩寫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原詩無題，今以末句命題。此時蔣介石對紅色根據地的第五次“圍剿”已經進入了第七個月，殺戮了幾十萬革命者和青年學生，摧殘了幾百萬工農人民；對日寇却屈膝投降，把綏東、察北、冀東劃為“自由區”，斷送了國家的領土主權。在大片淪陷區，老百姓也慘受到日寇的大燒殺。這兩種刀與火的統治，加上國民黨中央黨部在這一年禁止了二四九種文藝書籍發行，凡是宣傳抗日、批評不抵抗政策的都有罪。這樣一來，國統區和淪陷區的人民雖有震動大地的深切悲哀，也不敢歌吟了。

但魯迅善于用“一分為二”的唯物辯證法去分析形勢，他和水深火熱中的老百姓心連心，所以，能夠在無聲處預感到正在醞釀着的民族解放運動的新風暴，聽到了震驚世界的革命春雷。

這詩寥寥二十八字，却有雷霆萬鈞、光芒萬丈之勢。最後二句，更是以唱嘆之筆出之，無比的悲壯，省却了千言萬語，也包涵了千言萬語，展示了無窮的時間和空間，真是響徹歷史的絕唱！

“這一首詩，是魯迅在中國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寫的。”它對於一切掙扎在黑暗統治下的人民，具有燎原般的鼓舞力量。

許多血和許多淚，  
使我哀悼死難的人民。  
日寇侵佔了我東北，  
蔣匪的黑手又伸向解放區。  
刀和火，  
交織成中華民族空前的災難！

我看見了——  
逃亡的鄉親們，  
從焦土上，  
從血泊里，  
從荒草中，  
抬起黑瘦的臉。

難道他們不敢有歌聲？  
難道這般深重的悲哀，  
這般震撼大地的仇恨，  
只能化作淚眼里的火光嗎？！

啊！這破碎的山河，  
這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  
使我心情沉重，  
懷想起全世界受苦的人民……

我站在這無聲的人間，  
傾聽着天邊傳來的驚雷！

# 亥年 殘秋 偶作

會驚秋肅臨天下，  
敢遣春溫上筆端。  
塵海蒼茫沉百感，  
金風蕭瑟走千官。  
老歸大澤孤蒲盡，  
夢墜空云齒發寒。  
竦聽荒雞偏闕寂，  
起看星斗正闌干。

詩寫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精練地概括了三十年代中期的時局，表露出魯迅對中國革命前途的深切關注，抒發了一個真正的愛國者的歡欣與痛苦、憎恨與悲憤、革命英雄主義與革命樂觀主義精神。

三十年代中期，“時局的特點，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來，中國處在新的全國大革命的前夜”。

詩第一、二句：“秋肅”般的政治形勢，一方面是由于日本帝國主義的加緊侵略、蔣介石的賣國投降政策和反革命的“圍剿”政策；另一方面是由于以王明、劉少奇為代表的階級投降主義路線。魯迅曾經為此而焦急和惊心。“春溫”則暢抒了魯迅心中升起希望與溫暖——長征已經勝利了！正如魯迅為長征勝利而發出的賀電說：“在你們身上，寄托着中國與人類的希望。”

“春溫”、“秋肅”在這裡不僅對偶工整，也反映了革命同反革命之間的劇烈鬥爭。

第三句，魯迅以沉痛的筆調對祖國危亡形勢寄慨，“塵海”比喻國統區和淪陷區，“蒼茫”形容嚴重的白色恐怖；第四句憤恨地譴責了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

第五、六句，魯迅指出了他在上海的艱苦鬥爭和所遇到的許多令人痛心和痛恨的事，諸如周揚一伙的圍攻、托派的詭譎。第六句字面上看來，是“悲涼孤寂”，言外實寓人生易老、更應該有“只爭朝夕”的精神之意。從章法上看，是故作沉郁頓挫，預為下句之磅礴蓄勢。

最後二句，鮮明地塑造出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崇高形像。“竦聽荒雞”句，生動地體現出魯迅正在凝聽着驚破遙夜的抗日號角聲的傳來；“起看星斗”句則從遠景寄以深情，樂觀地預示歷史的黎明在望，東方紅了。

這是魯迅的最後一首政治抒情詩，也是魯迅思想發展的光輝結晶。詩中比興雜陳、神韻飛動、意境壯闊，具有強烈而迴蕩的感人力量，激情地唱出了中國革命的讚歌。

這種對於革命必勝的堅定信念，就是魯迅之所以成為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學家的最根本原因。

會驚秋天肅殺的狂風，  
吹斷千山的旗影；  
但如今長征已勝利，  
敢教春天的溫暖上筆端。

華北形勢十分危急，  
老百姓抗日却有罪！  
蕭瑟的秋風里，  
國民黨官僚倉皇南逃。

危機四伏，  
白色恐怖茫茫；  
我不禁百感交集，  
發出沉痛的慨嘆。

這里上海文壇妖風四起，  
周揚一伙氣焰何等囂張！  
猛想起杜甫“老病有孤舟”，  
而我却在浩茫的湖上漂泊；  
連夢中也驚覺自己掉在空云，  
不勝惆悵與悲涼。

縱然我要竦聽那雄雞一唱，  
寥廓的大地却寂靜無聲；  
我起身遙望天外——  
北斗燦爛，  
中國就要黎明了！



魯迅先生無心作詩人  
傷者亦你，每臻絕唱。



或則犀角獨怪，或則肝胆照人。如“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雖寥寥十四字，對方生與垂死之力量，愛憎分明，將團結與鬥爭之精神，表現具足。此真可謂前無古人，後啓來者。

魯迅先生亦無心作書家，所遺手蹟，自成風格。融洽篆隸于一爐，聽任心腕之交應，樸質而不拘摯，灑脫而有法度。遠逾宋唐，直攀魏晉。世人寶之，非因人而異也。

然詩如其人，書如其人，蒼而萃之，其人宛在。荀子勸學篇有云：“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魯迅先生，人之所好也，請更好其詩，好其書，而日益近之。苟常手撫簡篇，有如面聆警欬，春溫秋肅，默化潛移，身心獲益靡涯，文筆增華有望。

一九六〇年五月廿八日

郭沫若

無 題

1=F 2/4

魯 迅 詩  
李 劫 夫 曲

*mp*

( 1 · 6 | 6 6 · | 5 · 3 5 | 3 · 3 | 3 3 3 6 | 1 2 3 6 ) | 1 · 6 | 6 6 · | 6 — |

萬 家 墨 面

*mf* *f*

| 5 · 3 5 | 3 — | 3 — | 6 · 1 3 2 · | 1 · 6 | 2 — | 1 · 2 | 3 6 1 | 1 — |

沒 蒿 萊， 敢 有 歌 吟 動 地 哀。 心 事 浩 茫

*p*

| 2 — | 1 2 7 | 6 — | 6 6 1 2 | 3 6 1 2 | 3 — | 3 — | 1 · 2 | 6 5 | 0 0 |

連 廣 宇， 啊 于 無 聲 處

*f* (轉稍快) *pp*(稍慢) *f*

| 3 3 · | 3 · 5 | 5 6 5 3 5 | 5 6 · | 6 — | 1 · 6 | 3 1 | 0 0 | 6 5 · | 5 · 6 |

听 惊 雷， 于 無 聲 處 听 惊

*ff*(轉稍快)

| 5 6 5 3 5 | 6 1 2 3 | 1 — | 1 — | 1 — | 1 — ||

雷。

# 魯迅雜文是中國人民

## 反帝反封建的偉大史詩

戈 輯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的杰出的歷史意義，在于它帶着爲辛亥革命還不會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

五四運動時期，馬列主義的傳播促進了民族的覺醒，新興的無產階級在日益尖銳複雜的社會鬥爭中，不斷地壯大成長。一九二一年起，在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主義的中國新文化革命中，魯迅是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 魯迅雜文的時代精神

任何文體的產生和發展，必然是基于當時社會實踐的需要。而戰鬥的雜文就是五四運動的產物。魯迅真正地吸取中國古典文學中議論散文的優良傳統而把具有獨立形式的雜文推向一個高峰，成爲匕首、投槍式的鋒利武器。

雜文“是萌芽于（文學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南腔北調集·小品文的危機》）。

五四運動以後，魯迅開始運用雜文，抨擊當時許多落後的、反動的事物和思潮，他本着對真理的探索，在早期所寫的雜文，“有的是對於扶乩、靜坐、打拳而發的，有的是對於所謂‘保存國粹’而發的，有的是對於上海《時報》的諷刺畫而發的”（《熱風》序）。在《且介亭雜文序言》中，魯迅認爲雜文是時代的“感應的神經、攻守的手足”。魯迅先生是這樣去看待雜文，也是這樣去實踐的。

戰鬥，是雜文的生命，也是魯迅雜文的全部光輝的內容。“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運動的每一個階段，國內外局勢的發展都對當時的革命力量提出了不同的具體的戰鬥任務”。我們只須從中國新民主主義運動的各個不同階段，去看看魯迅在當時所發表的雜文，就可以認識到魯迅的所謂“感應的神經”的戰鬥潛力。魯迅針對每一個歷史事件、社會動態、文化思潮等等問題，發表了正確的看法和意見——反對什麼、擁護什麼。北伐期間，中國進步力量的增長和社會階層的加劇分化，促使中國思想界正逐步產生一個大分化、大改組。帝國主義、地主階級、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暴力工具——段祺瑞政府，殘殺愛國青年。它們所豢養的文化叭兒如陳西滢之流，則極力誣蔑、造謠、陷害進步學生。在這個時候，魯迅的雜文，是強烈的憤怒所化成的猛烈戰火，就集中在這些軍閥、官僚和它們的叭兒身上。《華蓋集》中的《並非閒話》《公理的把戲》等，以及《華蓋集續篇》中的《我還能帶住》《無花的薔薇》《紀念劉和珍君》等篇，皆以極其凌厲的威勢，直接掃蕩了殘酷屠殺徒手請願的青年學生的政客，掃蕩了肩着“公理”的招牌，企圖以“墨寫的謊言”來掩蓋“血的事實”的正人君子，掃蕩了陰謀開除學生的可惡“婆婆”。而另一方面，魯迅讚揚了“臨難竟能如是之從容”的“中國的女性”，並且得出“血債必須用同物來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的論斷。

一九二七年蔣介石的反革命政變以後，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運動另一個新的轉折點：“因爲在前一時期的末期，革命營壘中發生了變化，中國大資產階級轉到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反革命營壘，民族資產階級也附和了大資產階級；革命營壘中原有的四個階級，這時剩下了三個，剩下了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包括知識份子）。所以這時候，中國革命就不得不進入一個新的時期……這時有兩種反革命‘圍剿’：軍事‘圍剿’和文化‘圍剿’，也有二種深入：農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歷史證明：兩種反革命“圍剿”都徹底失敗了。而軍事“圍剿”的結果是中國紅軍北上抗日；文化“圍剿”的結果則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愛國青年運動的爆發。魯迅先生，“却正在這一‘圍剿’中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法西斯開始侵入中國。處在這種內憂外患的局勢里，魯迅英勇地站在文化戰線上，服從于先進的階級和革命的政治的需要，用其威力無比的武器——雜文，在文化“圍剿”中衝鋒陷陣，同敵人作針鋒相對的鬥爭。

《而已集》和《三閒集》反映了魯迅的世界觀和階級立場的逐步奠定。他的諷刺的筆鋒是更加辛辣了，服務的對象更加明確，戰場也更加廣闊了。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成立於上海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魯迅也是領導人之一。魯迅受到人民群眾的愛戴和擁護，他在文藝界的地位就更加引起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反動分子的恐慌和仇視。這種仇視隨即化為各式各樣的攻擊：有政治迫害如封刊物、禁書報、發通輯令，有流言蜚語，也有暗箭。然而，這些瘋狂進攻，絲毫動搖不了魯迅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戰鬥決心和韌性。

從《二心集》到《且介亭雜文末編》這八部光輝的雜文集，魯迅的鋒芒所向，接觸了整個時代的最廣泛面，並且對任何社會事變都給予最迅速的反響。例如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全國學生為反對蔣介石投降賣國的不抵抗政策，到南京請願，却遭到國民黨政府的逮捕、槍殺，還胡說什麼“友邦人士，莫名驚詫，長此以往，國將不國”了！魯迅的這篇《友邦驚詫論》就是一篇正義的檄文！

“好個‘友邦人士’！日本帝國主義的兵隊強佔了遼吉，炮轟機關，他們不驚詫。阻斷鐵路，追炸客車，捕禁官吏，槍斃人民，他們不驚詫。中國國民黨統治下的連年內戰，空前水災，賣兒救窮，砍頭示衆，秘密殺戮，電刑迫供，他們也不驚詫。在學生的請願中有一點紛擾，他們就驚詫了！

好個‘友邦人士’，是些什麼東西！”

狠狠地暴露了國民黨蔣介石的假抗戰真投降的本相，撕破反動派“外戰外行、內戰內行”的丑惡面目，給予敵人以致命的打擊，是魯迅這時期的雜文的特色。如《南腔北調集》的《論赴難和逃難》《學生和玉佛》，《偽自由書》的《逃的辯護》《航空救國三願》《戰略關係》《推背圖》《中國人的生命圈》《內外》《文章與題目》《天上地下》以及《准風月談》的許多篇章，都顯示了魯迅的高度的政治概括力和明確的政治眼光。這些成就，是魯迅和革命形勢的發展有了更密切的聯繫以後所取得的。有了馬克思主義思想武裝，使魯迅從進化論者成為無產階級的革命家；革命的真理同戰鬥的實踐相結合，使魯迅的雜文有如向敵人進軍的鼓點。

正如前文所述，魯迅雜文的接觸面是廣而且深的。他不但記錄了大地主、大買辦集團媚外獨裁的劣史；可恥的不抵抗政策，反共反人民的內戰等等。同時魯迅勾勒了形形色色的奴才和牛鬼蛇神的嘴臉。這包括那些自稱不知主子是誰，却已判斷“攻擊資產階級制度即是反抗文明”的教授；向日本法西斯獻上“攻心”策的學者；捧異族侵略者為老祖宗的“民族主義”文學家；“徙倚華洋之間，往來主奴之界”的西崽相名人；以及“其實是破落戶的飄零子弟”、對別人“小不如意，就倚勢定人罪名”的宗派份子，等等。

魯迅的雜文，到了後期，尤其顯示了巨大的戰鬥力，顯示了魯迅無窮無盡的革命思想的光輝，更顯示了文化旗手對中國革命前途的英明預見。魯迅的雜文，自始至終貫串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對中國社會作出了深刻的科學分析，把人民性和無產階級黨性發揮極致。魯迅曾強調工農文藝的創作，對中國新文學運動有着深遠的影響。當時，在國民黨蔣介石統治下，文藝面向工農群眾，有一定的客觀條件的困難。但這些困難並不能阻止革命的文藝作者同工農群眾相結合，挫折他們為工農群眾而創作的積極性。我們可以看見魯迅在這方面的工作是不遺餘力、全力以赴的。他提倡文藝大眾化，提倡改革繁雜的中國象形文字。像這類的工作和意見，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是不可能實現的，但在今天，已經一一完成了，或正在逐步實現之中。魯迅的雜文，“有時代的眉目”，也“反映着中國大眾的靈魂”，在封建軍閥和國民黨蔣介石的統治下，這些雜文就成為千千萬萬進步青年知識份子，在生活的、學習與寫作中的百科全書。他們受到了魯迅的革命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教育，促使他們行動起來，進而去教育和團結廣大的人民群眾，掀起了打倒反動勢力的革命浪潮。魯迅雖然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前夕逝世了，然而他却以他的雜文，培育了無數的革命骨幹，為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做好了思想戰線上的宣傳工作。

魯迅的雜文，在開闢中國文化的道路上，是一面鮮紅的戰鬥旗幟，是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偉大史詩，也是全世界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的樣板作品。

## 魯迅雜文的藝術特色

一個偉大的作家往往選擇最適宜的文學形式來表達他對時代的評價，而這種表達方式，又往往因作家的特定手法而形成作家的獨特的風格。在中國新文學運動中，魯迅就是一個光輝的典範。作為文化革命的偉大旗手，魯迅曾經運用過各種文學形式來展開他的戰鬥。但是，當進步力量與反動派短兵相接、戰鬥日益劇烈的時候，他立即以他的雜文的尖刻、生動、活潑而又形象化的獨特風格，勾勒出中國現代社會的波瀾壯闊的鬥爭史，而且在藝術

創造上不但展現了時代的特征，也由于它的革命的政治內容和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使之成為中國新文學史上  
一項偉大的創造，更成為中國社會主義新文學的經典著作。

現在分別論述如下：

### 一、詩與政論的結合

戰鬥的雜文，在文壇上一出現，立即不斷受到反動文人的誣衊和小部份文藝工作者的誤解。有人認為這種文體是卑不足道的“專門罵人”的東西；有人認為這是“作家之自甘菲薄而放棄其任務”，要不然就是作家“毀掉了自己而以投機取巧的手腕來替代一個文藝工作者的嚴肅的工作”。然而，魯迅駁斥了這類的論調，指出“從高超者看來，是渺小、污穢、甚而至于可惡的，但在勞作者自己，却也是一種‘嚴肅的工作’，和人生有關，並且也不十分容易做。”在給徐懋庸《打雜集》作的序文中，他為雜文的意義和價值下了高度的評價：“我還更樂觀于雜文的開展，日見其斑斕：第一是使中國的著作界熱鬧，活潑；第二是使不是東西之流縮頭；第三是使所謂‘為藝術而藝術’的作品，在相形之下，立刻顯出不死不活相。”

雜文的不同于其他文學樣式如小說、詩歌、散文、戲劇，是因為在後者中，作者的觀點往往是通過所描寫的生活而間接流露出來，而雜文作者却往往直接對生活和社會發出議論、講道理。在某種程度上，雜文比較接近議論，更需要有論文的條理和層次以及鮮明、強烈、令人信服的理論邏輯性。一位偉人很好地指出：“有人說，幾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雜文，怎麼能分析呢？我說，怎麼不能呢？魯迅不就是這樣的嗎？分析的方法，就是辯證的方法。不熟悉生活，對於所論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魯迅後期的雜文最深刻有力，並沒有片面性，就因為他學會了辯證法。”

列寧曾將自己的論戰性的文章稱為雜文。所謂論戰，不一定僅是對某個人或某個問題的辯論，它也可以意味着對於政治秩序、對於社會現象的辯論。從這個意義上說，魯迅的雜文都是論戰性的、雄辯的，表現了明確、肯定、無可辯駁的邏輯性。這是魯迅雜文的特征之一。

任何評論者或創作者如果不懂得邏輯思維（唯物辯證法）在藝術創造上的作用或不善于運用這一思維方式的話，很容易誤認為邏輯思維是造成公式化、概念化的原因。而魯迅的雜文，並沒有成為概念化的理論，這是因為魯迅深刻地認識了並且完全掌握了邏輯思維，使之達到和形象思維的統一。因此，魯迅能夠從事物的內在聯系出發，以具體的形象來闡明一個深刻的道理。這說明他不但熱愛生活，對於所論述的矛盾有着確實的理解，並且說明他的分析是基于馬克思主義。

在魯迅手中，雜文成為“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類型”的一種評論。但如果把魯迅的雜文限制在“時評”的狹隘範圍內，或者把魯迅的雜文認為是單純的政治評論，那將是十分錯誤的。實際上，正因為魯迅善于概括類型，善于運用語言和善于旁徵博引地創造形象來使他的思維邏輯具象化，就促使他的雜文成為我們所說的：“詩與政論的結合”。

### 二、諷刺

把邏輯思維形象化，這是魯迅雜文在藝術創造上的另一個特征。這種形象化的表現手法是多方面的，諷刺的筆調，是形成魯迅雜文的獨特風格的第一因素。魯迅在《偽自由書前記》中這樣寫道：“然而我的壞處，是在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類型。”而這種類型，據作者說，本非針對任何人，却由于被刺者的自疑而來承認了。

魯迅在《且介亭雜文二集·什麼是“諷刺”》一文中十分全面地闡述了他對諷刺的看法：“‘諷刺’的生命是真實，不必是曾有的事實，但必須是會有的實情。”“……加以精練，甚至於誇張，却確是‘諷刺’的本領”，同時又認為“非寫實的諷刺，即使能有這樣的東西，也不過是造謠和誣衊而已。”

魯迅經常以誇張的手法達到諷刺的效果。然而，這種誇張並非“捏造”，而是有現實根據的。只有這樣，才能叫雜文的邏輯力量準確地體現出來，使到讀者信服。

為了加強諷刺的作用，反比喻也是魯迅雜文中常見的手法。例如《熱風隨感錄十九》一文中將代表落後面的“國粹”反指為“倘若生在中國人身上，也便‘紅腫之處，艷若桃李，潰爛之時，美如乳酪’。”此外，像《偽自由書推背圖》一文的反語，也是魯迅採取反比喻進行諷刺的一個例子。總起來說，魯迅的雜文，無論前期或後期，落墨在諷刺上，都使它們成為鋒利的武器，諷刺也因而成為構成戰鬥的雜文的最大特色了。

### 三、語言

魯迅雜文的形象性的另一個表現是他善于運用準確的語言來描繪、批駁和刻劃。雜文既然一般都是短小精悍的，因而首先它就在某種程度上否決了冗長的敘述和拖沓的議論，嚴格要求形象的詩一般的語言。魯迅無可否

認是語言的大師。他不僅措辭精到、語匯豐富，而且借助于形象，有“推陳出新”的本領。魯迅又十分重視修辭，他認為不講究語言，作品就“表現不出所要表現的內容來。”他也不止一次地告誡青年作者“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使文章簡結、精練。

準確地掌握了語言，加上科學的辯證法，使魯迅雜文的語言無比的犀利與生動。例如《偽自由書·不通兩種》中，他僅以大晚報的報導，就揭露了文字、文法的“本來可以通，而因了種種關係，不敢通，或不願通的。”那不通的文句就是“當被子彈出膛，飲彈而斃”。又如《偽自由書·逃的辯護》中，他寫道：學生“到得首都，頓首請願，却不料‘為反動派所利用’許多頭都恰巧‘碰’在刺刀和槍柄上，有的竟‘自行失足落水’而死了。”類似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語言，犀利地刺穿了反動派的企圖擺脫殺害青年學生的罪名。《華蓋集·我的‘藉’和‘系’》中，由於當時反動當局造謠，指魯迅鼓起女師大學潮，魯迅就給予有力的駁斥。其中一段也是關於語言的準確運用的：“我常常要‘挑剔’。文字是確的，至於‘挑剔風潮’這一種連字面都不通的陰謀，我至今還不知道是怎樣的作法。”從這裡魯迅不僅表明了自己的態度，也冷嘲了所謂教授的修辭之低劣，令人讀起來感到痛快無比。

語言使用的獨特方式，是造成魯迅雜文的獨特風格的因素之一，加強了魯迅雜文的形象性。在魯迅雜文中，我們不但常見到魯迅吸取古典文學中具備人民性的語言，也常見到魯迅善于吸收群眾的語言。魯迅也真正自覺地在他的創作生活中實踐了“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原則。這個原則的應用，不只限在語言上，在引例、述評、用典中，他都善于利用本國和外國的事例，表現了魯迅豐富的生活經驗和淵博的學識。

如果說雜文的在文學創作中就像漫畫之于繪畫藝術，魯迅先生就實在是一個漫畫大師。魯迅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中認為“要極省儉的畫出一個人的特點，最好是畫他的眼睛”。魯迅在他的漫畫——雜文里，就準確地畫出了他所要描繪的對象的眼睛——即特性。他曾說：“我的雜文，所寫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來，已幾乎是或一形象的全體。”這是真的。有時雖然沒有“合起來”，也仍然不只是“一鼻、一嘴、一毛。”他的描繪，就如名畫師的速寫：簡練然而完美，樸素然而逼真。在手法上，往往是比喻或對照。例如媚態的貓；吸人的血，還要預先哼哼地發出一通議論的蚊子；嗡嗡地鬧了半天，停下來舐一點油汗，又拉上一點蠅矢的蒼蠅；脖子上掛着小鈴鐺，作為知識階級的徽章，把羊群領入屠場的山羊；雖然是狗，又很像貓，折中、公允、調和、平正之狀可掬，悠悠然擺出別個無不偏激，惟獨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臉相的叭兒狗。這些漫畫，雖然只是虫獸，却寄托着某些名公、巨卿、學者、文人的性格特徵，準確地鉤出這些人的靈魂。

此外，運用語言來描繪人物，魯迅常用的白描手法。這和他的諷刺小說十分接近。例如在《南腔北調集論第三種人》一文中，就把那些“生在有階級社會里而要做超階級作家”的人描繪成“用自己的手拔着頭髮，要離開地球一樣，他離不開，焦燥着……”。在我們面前顯現第三種人的一幅幼稚、可笑、又可憐的丑態。這正是魯迅的典型化的手法。在《南腔北調集我們不再受騙了》一文中，他把帝國主義的性格、心理、行動、聲音、相貌，完全顯現出來，使我們彷彿就看到一個“謠言，詛咒，怨恨，無所不至，沒有效，終于只得準備動手去打了，一定要消滅它（指蘇聯）才睡得着”的帝國主義“惡鬼”。魯迅運用語言的描寫手法，是高明的。“他用他那一枝又潑辣、又幽默、又鋒利的筆，去畫出了黑暗勢力的鬼臉，去畫出了丑惡的帝國主義的鬼臉，他簡直是一個高等畫家。”這是對魯迅描寫手法的最好評價。

#### 四、曲筆

由於魯迅所處環境的白色恐怖，使一些報刊拒絕登載立場鮮明、意見正確的文章。這就促使魯迅在雜文創作上採取一種迂迴而韌性的戰鬥方式。在《准風月談》《偽自由書》和《花邊文學》中的文章大抵上是這樣的性質，從一些標題如《王道詩話》《安貧樂道法》《洋服的沒落》《電的利弊》《賭咒》等。乍看起來，是很有“應時文章”的滋味，實際上是套上了布套，足以致敵死命的槍炮。魯迅自稱這樣的文學是“帶着枷鎖的跳午”，是“植物被壓在石頭底下，只好彎曲的生長”，因而是“自己先抽去幾根骨頭的”。

曲筆是為戰鬥，直筆也是為戰鬥。魯迅在對待原則問題時，絕不隱晦其詞以致令人誤解。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綫問題》《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國無產階級的文學和前驅的血》《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中就十分堅決，不避鋒芒地表達了自己明確的意見。尤其在前二篇文章中，魯迅為了表示自己堅決擁護革命政黨的抗日政策，竟然置生命于度外，來批駁牛鬼蛇神的謬論，可說一點隱晦曲折的筆調也沒有了。

#### 五、戰鬥抒情

魯迅雜文的另一個表現手法，在於使抽象的感情和平淡的敘述，一起化為動人的形象。換句話說，即表現出一種戰鬥的抒情。在魯迅的雜文中，抽象的感情通過形象化的手法，產生了激動讀者，鼓舞讀者的實際力量。這種力量，就是詩的力量。

（轉至第15頁）

# 魯迅和民族革命 戰爭的大眾文學

穆紅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侵佔中國的東三省，隨後，特別是一九三五年華北事變以後，更把它的侵略魔爪向着全中國的領土伸去。面對日本法西斯日益嚴重的戰爭威脅，中國人民必須在這個緊急關頭做一抉擇：是反抗？還是妥協？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動員全國人民進行民族革命戰爭？還是拋棄鬥爭、屈膝投降，使中國淪為日本的殖民地？當時的國民黨蔣介石對日本法西斯的軍事侵略，採取了民族投降主義的“不抵抗政策”；另一方面則是積極反共，五次發動對紅色根據地的“圍剿”，極力壓制人民的抗日情緒和要求。民族危機和國內階級矛盾都十分尖銳，富於革命傳統的中國人民，絕對不能忍受國民黨蔣介石的賣國、獨裁、反人民的統治，一場革命的風暴在全國深刻地醞釀着。

一九三五年八月，中共發表宣言，向國民黨蔣介石、全國各黨各派和全國人民發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一九三五年十月，紅軍完成了聞名世界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運動爆發了。北京學生走上街頭，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突破了重重的白色恐怖，立刻得到全國人民廣泛的響應。“停止內戰”、“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口號，成為全國人民一致的願望和要求。從這以後，為配合局勢的劇變，在全國逐步形成和擴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迫使國民黨蔣介石的賣國投降政策，陷於最大限度的孤立。

當時“時局的特點，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來，中國處在新的全國大革命的前夜”。中國無產階級就肩負着領導社會上的各個階級和階層，把它們的一切活動匯合起來，“向着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賣國賊這個最中心的目標而攻擊前進”。

一九三六年以上海為中心的中國左翼文化界，就圍繞着在文化界建立一條民族統一戰綫，以配合抗日民族革命戰爭這個中心主題，發生了一場口號的論爭，這就是“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和“國防文學”的一場論爭。

## 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一面無產階級戰鬥的戰旗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之間，國民黨蔣介石的軍事“圍剿”都一一慘敗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政策，於是全國掀起了波瀾壯闊的民族解放運動的怒濤，抗日的烽火燃遍了長江南北。政治覺悟普遍地提高；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白色恐怖下，左翼文藝運動的深入與發展，是以魯迅的方向為正確的方向。魯迅關於“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是根據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政策而提出來的，它同周揚的“國防文學”的黑旗相對抗，在妖風四起的文壇上樹起了一面無產階級戰鬥的戰旗。魯迅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綫問題”這篇光輝雜文中鮮明地寫道：“中國目前的革命的政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綫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綫。那理由就因為我不但是一作家，而且是一個中國人，所以這政策在我是認為非常正確的，我加入這統一戰綫。”這里可見，“魯迅是在文化戰綫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着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在全中國建立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綫的政治運動中，革命營壘內部却出現了一條以王明為代表的，在前期表現為“左”傾、后期表現為右傾的機會主義路綫。這條右傾機會主義路綫“對於國民黨的反人民政策讓步，信任國民黨超過信任人民群眾，不敢放手發動群眾鬥爭，不敢在日本佔領區擴大解放區和擴大人民的軍隊，將抗日戰爭的領導權送給國民黨”。

一九三六年，劉少奇拋出了“民族解放的人民陣綫”等文章，對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綫做了淋漓盡致的發揮。同一個時候，周揚接連拋出了一批關於“國防文學”的論文，同王明、劉少奇完全是一個腔調。在上海，周揚一伙在解散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以後，就籌備成立了一個有濃厚的宗派主義和行幫情形的文藝家協會。一九三六年六月到八月間，周揚接連在《文學界》雜誌和《光明》雜誌上發表了《關於國防文學》、《現階段的文學》、《與茅盾先生論國防文學的口號》等三篇文章，闡述他的文學統一戰綫的主張，打出了“國防文學”的旗號。

統一戰綫的根本問題，就是領導權問題。周揚藉口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竟然主動放棄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完全取消了階級鬥爭，強調“國防文學”是“全民族的文學”。說什麼：“（國防文學）是號召各種階層，各種派別的作家都站在民族的統一戰綫上為製作與民族革命有關的藝術作品而共同努力。國防的主題應當成為漢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題”。

好一個“漢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題”！周揚為了不要別人來反對他的“國防文學”口號，便執行了一條宗派主義關門主義的組織路綫，打擊和排斥其他堅持無產階級原則立場的左翼作家，說什麼現在不是“漢奸文學”就是“國防文學”，準備把“漢奸文學”的大帽子隨時拋給反對他的人。

魯迅批判周揚的謬論，這樣寫道：“我以為應當說：作家在‘抗日’的旗幟，或者在‘國防’的旗幟之下聯合起來，不能說：作家在‘國防文學’的口號下聯合起來，因為有些作者不寫‘國防為主題’的作品，仍可以從各方面來參加抗日的聯合戰綫；即使他像我一樣沒有加入‘文藝家協會’，也未必就是‘漢奸’”。魯迅還指出，“我以為文藝家在抗日問題上的聯合是無條件的，只要他不是漢奸，願意或贊成抗日，則不論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鴛鴦蝴蝶都無妨。但在文學問題上我們仍可以互相批判。”（參見《且介亭雜文末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綫問題》）

和魯迅的主張相反，周揚在他的文章中夸大資產階級作家的影響和作用，主張取消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領導作用；認為文藝統一戰綫內部只能反左，不能反右；主張取消無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里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他胡說什麼：“如果固守着自己的‘純潔’，怕沾染了‘多元的混亂的場面’，那才真是自己取消！”“如果強調動勞大眾的文學，無異於縮小目前救亡文學的基礎和範圍，把革命文學從他的友軍拉開，使它陷於絕對孤立的地位”“不妨把國防文學創作的標準放低一些，重要的是動員大家都去寫。……不管他們意識上和技巧上的缺點，應當以那主題的意義而得到較高的評價”。既然連意識上的“缺點”都可以不管，還談得上什麼無產階級的立場呢？還談得上什麼革命思想的領導呢？還談得上什麼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呢？周揚還故意歪曲世界觀與創作的關係，否定思想內容對於藝術作品的決定作用，為自己的階級投降主義路綫辯護。“假使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有才能的作者又忠於現實的話，那末，不管他所屬的階層，所抱的信仰，以及他對於民族革命之真義的理解的程度，他一定能夠在他的作品里面反映出這個革命的某些重要的方面來。我們絲毫不看輕進步的世界觀的燭照的作用，但現實本身的教育的意義，却也是不能忽視的”。

歷史證明：“在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中，階級投降主義實際上是民族投降主義的後備軍，是援助右翼營壘而使戰爭失敗的最惡劣的傾向。”

周揚以“國防”這個中心主題，實際上是“賣國”的中心主題，極力吹捧“四條漢子”之一的夏衍的反動劇本《賽金花》，是“給國防劇作開辟了一個新的園地”。（按：“四條漢子”即周揚、田漢、夏衍、陽翰笙。參看魯迅的《且介亭雜文末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綫問題》）賽金花是八國聯軍時的一個妓女。侵華八國聯軍總司令瓦德西入京後，做了她的嫖客。夏衍在《賽金花》一劇中，誣罵高舉反帝旗幟的義和團運動，却借賽金花之口對嗜殺成性的帝國主義侵略者乞求說：“義和拳早已經殺完啦，可是，——北京天天還在殺人”。侵略者聽了這番勸告，居然放下屠刀。於是賽金花“代表北京千千萬萬的老百姓”向侵略者表示“感謝”，並且說要給侵略者“造一座中國最偉大的牌坊”。看！不是漢奸能寫出這樣的作品，說得出這樣卑鄙的話嗎？魯迅在怒斥《賽金花》劇本的反動性時寫道：“作文已經已有‘最中心的主題’：連義和拳時代和德國統帥瓦德西睡了一些時候的賽金花，也早已封為九天護國娘娘了”“這段話十分尖銳地指出了“國防文學”是賣國文學。

### “國防文學”也是國民黨文學

抗戰開始後，“四條漢子”緊搖筆桿，和之以筆墨，伴之以樂鼓，於是賣國戲劇、賣國電影、賣國音樂噲

噐噐營地一齊出籠了。田漢寫了《蘆溝橋》，把國民黨軍隊寫成了“人民之花”。在他們一再公演的《勝利進行曲》中，抬出了蔣介石的畫像，跪倒在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獨夫民賊腳下，口稱“萬歲”。陽翰笙拋出《李秀成之死》，把一個無恥的叛徒描寫成“大忠大勇”的“英雄”，正好說出了蔣介石想說的心里話！周揚手下的陳白塵炮制反共歷史劇《石達開的末路》配合國民黨的軍事“圍剿”，夢想紅軍像當年太平天國的石達開在大渡河全軍覆沒一樣。陳白塵又把蔣介石臭名昭著的《中國之命運》改編成話劇《勝利號》。可見三十年代的文化協會，就在周揚的“霸持”下，推行着一條資產階級文藝黑綫，“小不如意，就倚勢（！）定人罪名”的宗派主義組織。周揚一伙聽到魯迅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就群起圍攻，將各樣的“罪名”強加在魯迅身上。它們幾乎眾口一齊都攻擊魯迅“不理解”已經變化了的政治局勢。周揚一伙對資產階級表現了卑躬屈膝的迎合，唯恐魯迅堅持無產階級的鮮明立場嚇跑了資產階級作家，於是胡說什麼：“統一路綫，我們應當看做是在一種共同的信念、共同的目標之下的聯合……這裡沒有這樣的問題，誰統一了誰。”在這些攻擊文章中，尤以徐懋庸寫給魯迅的信更是臭名遠揚。

魯迅尖銳地批判了周揚一伙的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的錯誤，痛斥和鞭撻了周揚們的宗派主義的謬論和氣質：他們“其實是破落戶的漂零子弟”，是“用謠言來分散文藝界的力量，近於‘內奸的行爲的’‘橫暴者’”。

魯迅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十日寫的《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里，對“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個口號作了詳細、明確的說明：

“左翼作家聯盟‘五六年來領導和戰鬥過來的，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運動。這文學和運動，一直發展着；到現在更具體地，更實際地發展到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一發展，是無產階級文學在現在時候的真實的更廣大的內容。這種文學，現在已經存在着，並且即將在這基礎之上，再受着實際戰鬥生活的培養，開出爛縷的花來罷。因此，新的口號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學運動的停止，或者說‘此路不通’了。所以，決非停止了歷來的反對法西斯主義，反對一切反動者的血的鬥爭，而是將這鬥爭更深入，更擴大，更實際，更細微曲折，將鬥爭具體化到抗日反漢奸的鬥爭，將一切鬥爭匯合到抗日反漢奸這總流里去。決非革命文學要放棄它的階級的領導的責任，而是將它的責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全民族，不分階級和黨派，一致去對外。這個民族的立場，才真是階級的立場。托洛斯基的中國徒孫們，似乎胡塗到連這一點都不懂的。但有些我的戰友，竟也有在作相反的‘美夢’者，我想，也是極胡塗的昏虫。”

在八月三日至六日寫的《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綫問題》中，魯迅進一步闡明他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個口號的目的：

“……它是為了推動一向困於普洛文學的左翼作家們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前綫上去，它是為了補救‘國防文學’這名詞本身的在文學思想的意義上的不明瞭性，以及糾正一些注進‘國防文學’這名詞里去的不正確的意見……”

三十年代的中國左翼文藝界的這場口號的論爭，是兩條路綫的鬥爭，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在文化戰綫上爭奪領導權的鬥爭。“國防文學”這個口號，正是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綫在文化戰綫上的反映。它在政治上、組織上是機會主義路綫，組織上是宗派主義，文藝思想上是俄國資產階級文藝批評家別林斯基、杜勃羅留波夫、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思想，以及戲劇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歷史已經證明，在針對周揚一伙的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文藝路綫的鬥爭中，魯迅所代表的是無產階級文藝路綫：“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在中國革命文學史上，“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

### 周揚顛倒歷史的一支暗箭

王明右傾機會主義路綫的陰魂不散，周揚代表的這一條修正主義的黑綫，貫串了三十年代“國防文學”到六十年代“全民的文化”的整個時期。一九五八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全集》第六卷第614頁的《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綫問題》的注釋，就是周揚一伙顛倒中國革命文化運動史的一支暗箭。

《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綫問題》的這條注釋稿，是由周揚、林默涵、邵荃麟三人一起刪改訂定的。他們搞出這條注釋稿，企圖為資產階級還魂、為王明右傾機會主義路綫叫屈、為“國防文學”翻案。注釋稿幾經刪改、修飾、意在擺脫他們攻擊魯迅的罪行，說“徐懋庸給魯迅寫那封信，完全是他個人的錯誤行動”，完全與周揚等人無關。其次則掩蓋他們攻擊魯迅的真情實意，誣說魯迅的這篇文章是馮雪峰代寫的，魯迅當時在病中，無法對証調查，所以魯迅的這篇文章是“宗派主義”的。

這是胡說！這是對魯迅最大的誣議！魯迅當時雖在病中，但他反對階級投降主義和民族投降主義的產物——“國防文學”的鬥爭，是毫不放鬆的。魯迅的偉大，即在於從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立場來認識和實行革命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政策，因此，能夠以銳利的眼光來識破某些高喊統一戰綫口號而實際上取消階級鬥爭，



主張階級調和的偽君子，且對他們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尖銳的批評。魯迅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的日記中，寫着：“夜治答徐懋庸文訖。”周揚等把魯迅的這樣一篇重要文章硬說成是馮雪峰寫的，這純粹是造謠，這是為了打倒魯迅而採用的一種極其惡毒、極其陰險的手法。

周揚一伙爲了達到欺騙讀者的目的，還設下了另外一個騙局：當《魯迅全集》第九卷“書信”部份出版時，把原來收集在許廣平編的《魯迅書簡》中的批評及“國防文學”口號和周揚等人的關門主義、宗派主義的重要書信，以擇取較有意義的、“一般來往信件都不編入”的藉口，故意刪掉了。

魯迅在這些書信中，一再提到過他寫的《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綫問題》這篇文章。他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寫的一封信中說：

“……正因爲不入協會，群仙就大布圍剿陣，徐懋庸也明知我不久之前，病得要死，却雄赳赳首先打上門來也。”

“其實，寫這信的雖是他一個，却代表着某一羣，試一細讀，看那口氣，即可了然。因此我以爲更有公開答覆之必要。倘只我們彼此個人間事，無關大局，則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先生慮此事‘徒費精力’，實不盡然，投一光輝，可使伏在大羣蔭下的群魔畢現，試看近日上海小報之類，此種效驗，已極昭然，他們到底將在大家的眼前露出本相。”

又一封是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五日的信。信中說：

“上海不但天氣不佳，文氣也不像樣。我的那篇文章（按：指《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綫問題》）中，所舉的還不過很少的一點。這裏的有一種文學家，其實就是天津之所謂青皮，他們就專用造謠、恫嚇、播弄手段張網，以羅致不知底細的文學青年，給自己造地位：作品呢，却並沒有。真是唯以嗡嗡營營爲能事。如徐懋庸，他橫暴到忘其所以，竟用實際解決來恐嚇我了，則對於別的青年，可想而知。他們自有一伙，狼狽爲奸，把持着文藝界，弄得烏烟瘴氣。我病倘稍愈，還要給以暴露的，那麼，中國文藝的前途庶幾有救。現在他們在利用‘小報’給我損害，可見其沒出息。”

魯迅在這些信中表明，他寫《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綫問題》，決不是“無關大局”的“彼此個人間事”，而是關聯到“中國文藝的前途”的大是大非問題，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在文化戰綫上爭奪領導權的尖銳鬥爭。從這些書信可以看出，魯迅爲了無產階級的利益，爲了人民大眾的利益，對周揚這些人多麼深惡痛絕！魯迅病危時，還響亮地宣告：“我病倘稍愈，還要給以暴露的”！

四十年代初，《新民主主義論》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兩部著作，對三十年代文化戰綫上的兩條路綫鬥爭做了科學的總結；對以周揚等“四條漢子”爲代表的修正主義黑綫包括“國防文學”做了系統的深刻的批判。但是周揚一伙在新中國成立後直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整個歷史時期內，又拋出了“國防文學”的變種——“全民文藝”，用劉少奇的修正主義黑綫對抗無產階級革命文藝路綫。今天，劉少奇、周揚一伙，已經得到可恥的失敗。

（接自第 11 頁）

《紀念劉和珍》和《爲了忘却的紀念》，使人們讀後，熱血沸騰。魯迅的沉重、悲憤的深情，正是用詩的伏筆與重疊的手法，使讀者的心靈受到劇烈的震撼。

## 結 語

魯迅在《小品文的危機》中這樣指出：“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但自然，牠也能給人愉快和休息，然而這並不是‘小擺設’，更不是撫慰和麻痺，牠給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養，是勞作和戰鬥之前的準備。”

歷史唯物論和辨證唯物論，使魯迅雜文無論在題材的選擇、在形式的構造、在語言的運用上，都在人們的腦海中，留下一個顛撲不破、樸素自然的印象。魯迅的雜文創作之所以馳騁自如，從容斥敵，一方面是豐富的社會、歷史、科學、文學的知識支持着他的政治熱情和藝術活動。更重要的是魯迅在社會實踐中，把自己的立足點移到無產階級這邊來，移到中國革命的工農兵這邊來。所以，魯迅的雜文，從政治上說是密切結合着時代的動向，配合着革命的進軍；從思想上說給讀者予戰鬥的教育、勝利的信心；從藝術上說則創造了雜文這個嶄新的戰鬥武器；從技巧上說發揮了最豐富多彩的文學知識。

讓我們學習魯迅的硬骨頭精神；學習堅持以無產階級的革命思想不斷改造和要求自己；學習他以雜文爲武器與敵人針鋒相對的戰鬥韌性；學習他做無產階級的‘牛’，做人民的勤務員。

# 赤道之歌



## 今天！您在做些什麼

——寫在魯迅逝世卅五週年紀念前夕 紅 焰

年青的朋友啊  
今天！  
您在做些什麼……？

在寫詩嗎？  
按捺不住心的激動  
您要為我們的文藝導師  
寫一首讚頌的詩

或者，您正托着下巴  
在苦思着、怎樣寫好雜文  
向先生學習一生

或者，您正在出席  
一個平凡的紀念會  
那精密的論析  
使您全神傾聽

或者，您正嚴肅地  
凝視着導師的瓷像  
在沉默中，自我檢討  
總結一年來的工作

年青的朋友啊  
今天！  
您在做些什麼……？

## 山 城 頌 歌

立 思

——  
山城是家鄉  
三面膠山一片林  
山高、樹深、草密……  
永不屈服是山城的傳統  
家鄉啊！是我們的驕傲

那一年  
英雄輩出  
漫天硝煙  
山城啊——  
流傳着許多戰鬥的詩篇

二  
那一年啊  
家園被毀

他們的槍尖  
押在我們的脊梁  
鄉親的淚水裏啊  
閃映着烈火跳躍的光芒

火！毀滅的火  
——他們的火  
火！憤怒的火  
——我們的火

山城在紅色的火海裏沉默  
鄉親們的心坎上  
却有紅色的仇恨  
紅色的懷念……

三  
山城是家鄉

永不屈服是山城的傳統  
家鄉啊！是我們的驕傲

東風迅猛  
歷史添新篇  
天綫發出翻身新宣言  
電波跳動着進軍的鼓點

山城啊  
是第一個城鎮  
打響了槍聲……

激動的歡笑  
興奮的淚水  
感激那紅星熠熠的書本啊  
句句行行  
寫着我們必勝的真理

# 四 月 的 詩 篇

外一首 丹卡

我歌唱祖國  
在戰鬥的赤道前線

祖國的山和水  
連接着砲聲、鼓聲、笑聲……  
啊，親愛的兄弟  
我的祖國和你們  
戰鬥在一起

四月的星空下  
我歌唱祖國  
用彭亨河水的怒濤

呼應着拉浪江上的槍聲

四月啊  
我的祖國  
燃燒得像一面  
火紅的旗

二  
我歌唱祖國  
在戰鬥的赤道前線

歷史的四月  
光輝的四月

第一聲戰鼓雷鳴  
“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

紅日今天照全球  
湧湧的延河水  
跳躍着萬點金星  
我們是砲聲、鼓聲、笑聲……

我們是一支勝利的隊伍  
我們高唱四月的頌歌挺進

## 四 月 —— 你 是 黎 明

我揮寫四月的詩篇  
看霞旗南北相望  
星空下  
燃燒着革命的情誼

膠林呼嘯  
礦山怒吼  
我懷念着  
一個榴花似火的天地

山相連來水相映  
歡躍的電波唱起驚雷

看紅濤沖天  
看烈焰燎原  
七百里山河  
在我眼前沸騰  
雄鷹的雙翼  
掠過像利刀

刺破這歷史的黑夜……

霞旗南北相望  
星空下  
燃燒着革命的情誼  
親人的聲音啊  
何等深意  
四月——你是黎明！

### 我凝視你的像

細 峇

我凝視您的像  
斗室裡  
光芒閃閃  
您堅強的手  
死時還握着筆  
把真理化為刀槍  
用忿怒把敵人埋葬  
您緊擎着火炬  
指導着年青人  
奔向陽光壯麗的海洋

我凝視您的像  
痛苦化成力量  
緊握手中筆  
我決向黑暗挑戰

我給你底生活  
寫上一首詩篇  
有悲憤的調子  
也有激昂的語言  
越過多少高山峻嶺  
踩過多少崎嶇的泥濘小路  
艱難的路途會使你跌得焦頭爛額  
但仍然勇氣百倍繼續前進……

我給你底生活  
寫上一首詩篇  
日子叫你不能等待  
鐵流滾滾奔流  
熱血在脈膊里沸騰跳躍  
生命要在戰鬥的日子里綻開火花

我給你底生活  
寫上一首詩篇

### 給你寫上一首

### 生活的詩篇

胡 北 方

在這驚濤駭浪里  
有的伙伴倒下不再站起  
有的伙伴被險惡的風浪捲走……  
有的伙伴 仍然昂首闊步向前邁進……  
縱然屢次你被押進罪惡的牢房  
幸福的理想更加燦爛輝煌

我給你底生活  
寫上一首詩篇  
誰若給它譜上曲子  
我將天天引吭高唱

採集金葵迎貴賓

……  
迎接中國貿易團到訪

岡雅

北京 八月  
遍地葵花  
向陽爭放  
馥香萬里

北京 八月  
紅日高升  
多麼明亮  
多麼溫暖

歌聲陣陣  
汗珠閃閃  
鳳凰重生  
光彩四射

映着朝陽紅光  
椰樹仰首  
膠林企望  
神往北國長春

迎接你們到訪  
那些有錢有勢的人  
瓊樓大廈筵席上  
排滿最昂貴的美酒豐餐

我們迎接你們  
帶着感激  
帶着敬仰  
奉獻一束金黃向日葵

你們是貿易代表  
然而你們不是商人  
不是錢眼里看貿易  
你們心中想着工農的苦難

彭亨河邊的災民  
馬來漁農 印族工人  
蓋過你們的棉被心里暖  
天寒想起送被人

華族同胞飢寒時  
聞到罐頭香外香  
半夜不眠看星斗  
千里感激救災人

想那檳城港的帝國輪船  
從半島搶走了多少膠錫  
他們拋膠拋錫  
拋置我們人民的血汗

友人啊 親人啊  
人們的眼睛開了  
誰是我們的敵人  
誰是我們的朋友

組織億萬人民  
你們改地換天  
一年路程一天走  
世人奮斗寫新篇

全世界人民的後盾  
全世界人民的靠山  
你們伸出偉大的雙手  
聯合起全世界人民

日出東方  
光焰萬丈  
一個方向  
亮亮堂堂  
一條道路  
共戰明天

## 站起來啊！別再祈禱了

——影片《黑天堂》觀後感

柳 靱

站起來啊，別再祈禱了  
你們——  
辛勤而却貧困的人  
站起來，你們  
跪麻了膝  
叩破了頭  
鮮血染紅了粗硬的地面

滿懷的虔誠  
焦急的期待  
你們長跪過了多少時間  
又是多少年啊  
教堂依然對你們嬉笑  
聖母也從未露過面

站起來啊，別再祈禱了  
你們——  
辛勤而却貧困的人

如果世上真有天堂、聖母  
能幫你們擺脫苦難  
那剝削者早就將它處死  
那還容得它們存在人間  
  
站起來啊，別再祈禱了  
你們——  
辛勤而貧困的人

命運之神  
就是你們自己  
要砍斷苦難的根  
就得舉起你們勞動者的鐵拳

站起來啊，別再祈禱了  
你們——  
辛勤而却貧困的人

墨西哥的礦場、農村

蘊藏着偉大的力量  
墨西哥的山嶺和叢林  
輝映着希望的紅光  
翻身的力量  
就在你們自己身上  
希望的火星哪，  
就等着你們去點燃……



# “ 叛 徒 ”

辛 愚

我高興有這麼一個名字  
因為它說明了

一小撮陰毒的腦袋  
竟然慌張得失了措  
從骯髒的口里  
掉下混着鮮血的肉  
發抖的嘴唇  
敲打着害怕的節奏：  
『叛……徒』

他們的害怕  
竟然這麼多  
時代  
為他們造了牢固的棺椁  
每隻手撿起一粒沙  
就足夠挖一個深遠的墓穴

埋葬他們的醜惡

我高興有這麼一個名字  
因為這名字  
出自他們的口  
因為這名字  
肯定了  
——我  
是我們當中的一個  
——我們  
一起流汗  
憤怒

這一個名字啊  
原是對那些  
——只懂得投降的

牆頭草的  
稱呼

這一個名字啊  
出自他們的口  
我們都帶着激情  
承受了  
他們滿腹的怨毒

他們的慌亂  
預示了  
我們背後的一群  
已經把仇恨  
收藏得太多  
已經到達了  
爆發的限度

英  
雄  
的  
奎  
瓦  
拉

雖然他已經倒下  
人們還是時刻談起他  
雖然他已經倒下  
他的名字——“奎瓦拉”  
還是有人聽到就害怕

只因爲他走進拉丁美洲的森林  
就像回到了他溫暖的家  
只因爲他的說話  
像拉丁美洲的火山在爆發  
我們的亞非拉

倫  
欣  
到處有森林，到處有火山  
英雄奎瓦拉  
到處有青年人在學他

## 我們也有憤怒的時候

倫 欣

我們也有憤怒的時候  
那個時候——  
標語是我們要讀熟的書  
旗幟是我們帶頭的老師  
太陽做我們的燈  
我們幾千人擠在一起上課  
我們幾千人靠在一起唱歌

那個時候  
我們流血像流汗一樣平常  
我們的學校是在那憤怒的街頭！

## 編 後 隨 想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九日，是中國文化革命的最偉大、最英勇的旗手——魯迅先生逝世三十五周年紀念。爲此，這一期我們特地增闢《魯迅紀念專頁》。

《魯迅紀念專頁》轉載了郭沫若先生的《〈魯迅詩稿〉序》。這篇序言很精彩。它簡練地評述魯迅先生精神世界的美、詩的意境的美與字神韻的美。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魯迅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一文，總結了一九三六年夏天，在上海爲中心的國民黨統治區，左翼文藝運動所發生的口號論爭的歷史經驗，並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統一戰綫的根本問題，就是無產階級的文化思想對於資產階級的文化思想的領導權問題。今天我們紀念魯迅先生，除了學習魯迅先生的徹底地、不妥協地鬥爭的偉大精神，還須結合到馬來亞新文學的歷史與現狀，用“一分爲二”的唯物辯證法去分析問題。

## 訴衷情

楊 堅

翻山越水戰經年，旗殷烽火間。日寇英帝  
胆喪，犬兒應多怨。齊輝映，兩文獻，赤  
遍天；東風喜載，南北城鄉，各獻香甜。

## 沁園春

咏 史

晨 曲

北望邊天，旌旗威揚，歷史名城。  
讚大地烽火，天河盡染；  
工農子弟，戰鼓雷鳴；  
歌唱抗日，旗舞金星，三年八月血寫成。  
破長夜，起紅霞萬朵，曉歌歡騰。

六月風雲突變。掃英帝整我人民軍。  
壯浩蕩山色，澎湃鐵流；  
晨月風旗，奪權槍聲；  
奇襲重關，飛兵雷池，天綫一唱舉世驚。  
人間好，不落的太陽，宇宙翻身！

## 歌 唱 葉 立 天

旗 望

“暮色下，  
新加坡河，  
悄悄地流，  
黯黯地訴……” (1)

葉立天呵！  
你在何方？

聽說很多人壯烈犧牲了，  
聽說人民抗日軍下了山，  
霹靂河啊！  
千里旗浪……

葉立天呵！  
你在何方？

可記得銅鑼合唱團的軍號，  
奮起五百萬人民的刀槍？  
可記得新加坡河畔的燈火，  
你寫下了仇恨的樂章？——

《馬來亞頌》(2)  
《新加坡河》  
《赤道之歌》  
《樹膠花開》  
《抗日進行曲》……

你把階級的聲音聽進心里，  
你的歌唱出階級的聲音；  
你在刀叢中堅持地下工作，  
你悼念《保衛馬來亞》的作曲者楊勳。

二

在鼓角連天的遠方，  
槍在肩頭，  
月在山頭，  
突然傳聞你的死訊！

戰士們凝望着旗上的星光，  
彷彿萬水千山陣陣紅……  
啊！是誰唱起了《新加坡河》，  
南風抖動着記憶中的燈火……

聽說又是叛徒的出賣呀，  
出版機關房受包圍……  
火燒你不搖，刀刺你不抖，  
你高唱着《國際歌》！

六月十八日，  
一九四三年的烽火里，  
你呼喊著人民的勝利，  
鮮血燃燒在新加坡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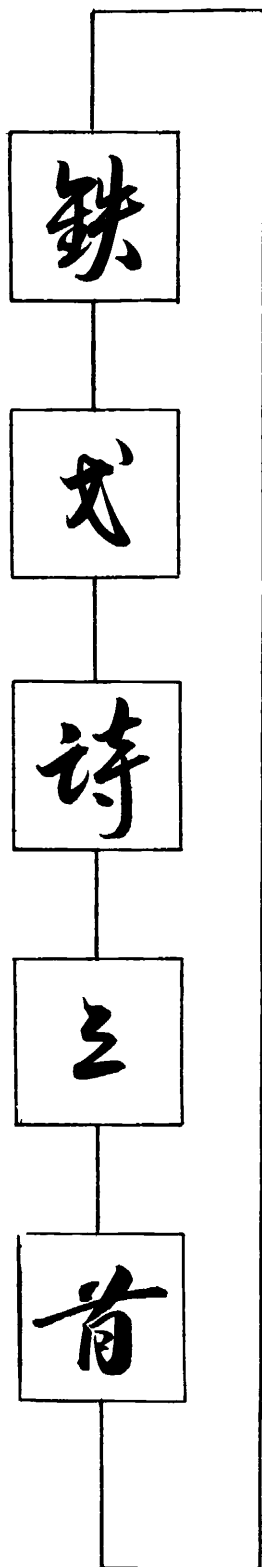
三

馬來亞革命音樂的旗手——  
葉立天呵！  
你永遠活在人民心上。  
你寫的悲壯的歌曲，  
像血碑，  
像拂曉的沖鋒軍號！

(1)引自《新加坡河》

(2)即《抗日的吼聲》

# 在 旗 下



每天  
每天  
我在旗下  
跑着……

路呵！  
那么崎岖！  
崎岖的路  
那么美丽  
光辉的旗  
映染着这路呵！

路上  
跑着的人们  
给旗的光辉照耀着  
跑着的人们  
是觉醒的  
苦难的一群  
为了衣着、温饱  
为了人类春天的降临  
跑上了这条路呵！

每天  
每天  
我在旗下  
跑着……

这旗  
是我的眼睛  
指示我  
紧跟着被压榨的人们  
前进！  
这路  
是我的生命  
没有它  
我的步伐踏不响  
没有它  
我的歌喉唱不亮……

每天  
每天  
我在旗下  
跑着……

在这儿  
我静静地倾听  
地球的叹息  
响往着

人类底  
呼喊  
战斗底  
警笛

在这儿  
我在注视  
愤恨的烈焰  
洪流般奔腾的  
旗帜的波浪……  
旗下的路  
是那么美丽  
旗下的路  
是倔强的呵！  
旗下的路  
是壮健的呵！  
旗下的路  
跑着一支  
最庞大的队伍呵！

每天  
每天  
我在旗下  
跑着……

我要把生命  
永远让旗子  
抚慰！  
正如一个纯洁的孩子  
把脸颊  
献给他  
热爱的

母亲！  
我要把生命  
永远跳跃在  
旗下的道路  
从这路  
去迎接  
人类的

春天！  
我要把生命  
永远呈献给  
旗下的人们！  
在崎岖的道路上  
编织成  
生命底  
新歌！

# 死得多美丽呵！

——追悼反法西斯牺牲烈士

死了！  
你们  
就那么的  
死了！……  
不是悄悄的死！  
不是恐惧的死！  
而是  
挺胸  
握紧拳头  
高声地  
呼喊着  
死去的呀！

死了！  
你们  
就那么的  
死了！  
你们的步伐  
把土地  
蹬动得  
像你们  
一样呼喊  
你们的  
眼睛  
闪烁着  
灿烂  
的光芒  
像  
千万枝  
鲜红的火箭  
纷飞  
一个方向  
当它们降落  
的时候  
在那儿  
燃起了  
生命的  
火花……

死了！  
你们  
就那么的  
死了！  
你们  
是为了  
不愿意

跪着活！  
你们  
是为了  
不让那  
吸血的恶魔活！  
你们  
是为了  
要自己  
要五百万同胞  
要全世界  
被压迫的人民  
活！  
你们  
是为了  
追求  
为了  
光辉的理想  
……  
哦！你们的  
死  
多么美丽啊！

死了！  
你们  
就那么的  
死了！  
你们的血  
留下了  
光辉的  
印记！  
你们  
倔强的  
灵魂  
创造了  
永远的  
青春  
你们的  
悲壮的语言  
战斗的姿态  
像太阳的光芒  
永存  
人间  
哦！亲爱的  
伙伴  
你们的死  
死得多么美丽呵！



# 我是罪人

有人说我犯了罪  
只因为  
我在黑夜里  
高歌黎明  
在魔鬼脚下  
早一点醒来

我是罪人  
因为我的心  
在红河的两岸  
那儿有  
戴笠帽的人  
手里拿着枪  
在青绿的鸭绿江边  
那儿有  
年老的朝鲜妈妈

叮哼着打虎回来的儿子  
在黑暗的森林里  
那儿有  
穿脚镣的人  
急忙的奔走  
在世界每一个角落  
那儿蕴藏着  
年青的力量  
每一个人都流着汗  
在制造太阳！

只因为我不愿  
躺进沙发里  
倚着年青的姑娘  
弹奏着猛多林  
只因为我要

走出温暖的家  
跑进大队那里  
别人就  
用枪指着我  
说我犯罪！  
只要兄弟们会醒过来  
只要魔鬼会怕冷  
只要太阳会爬上天空  
我们就什么都不怕  
我们要带着笑  
接受每一个人的欢呼  
走进黑牢  
魔鬼要是不死  
我就永远犯罪  
我要每一个人都跟着我  
都是叛徒！

发表于一九四六年

## 他永远活在人们心上 ——剑英

在这静静的黑夜里，天空笼罩着纯洁的烟云，使我重回忆起了马来亚优秀的青年作曲者。每个角落都广播着那天才的歌曲，勃动荡漾，但是亲爱的作曲者，你棲息在何方？

立天同志给我最深刻的感动是：他能把所有的智慧，巧妙地发挥出来，在短促的年岁中把自己锻鍊成全马歌运的战士。在星洲，他是铜锣合唱团的指挥；更大的是他能把这些团员锻鍊成为坚强的干部，分佈在全马的歌运团体中，起着中心作用，把对敌人的仇恨通过文艺灌注在全马同胞的心坎里，在反法西斯战线中他是站在艺术的岗位上而又起着先锋作用的。

在繁荣的都市、单纯的农村，在歌颂着自由解放痛恨着奴隶的命运的时刻，立天的创作，配合着历史的任务，感动了每一个人，团结了全马的人民。像钢铁般的洪流，为消灭人类公敌而高歌；奴隶的怒吼，荡漾在乌予山峰（註：乌于山是全马最高的山）。

在黑暗昭南的时代，他还不断地在地下工作，不退却，不忘记自己的工作岗位。并且，更提醒了他对当时的深刻的仇恨，创作了《新加坡河》、《雪之歌》、《歌胜利》、《马来亚颂》、《岛上之歌》、《新加坡自由团之歌》、《悼同志歌》、《歌牺牲同志》、《歌人民》、《赤道之歌》、《滚出马来亚》、《征程》……等歌都是他在日本法西斯最疯狂最残酷的环境中的创作，而今已传播到马来亚的每个角落，这算是历来最宝贵的歌了。这是史诗，也是马来亚同胞的强心剂，它鼓动了我们正对着残暴的日法西斯更坚决的战斗下去。

不幸的，在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一日，立天同志给日法西斯宪兵捕了。敌人用各种各样的残暴的虐待，他却以钢铁坚决的信心，在受电刑、水灌、火烤、用针刺抽血，板片挟指等种种惨痛的凶恶刑法。然而，为了人民，他接受了一切的痛苦，没有泄漏任何组织的秘密，充份表现出布尔什维克在革命斗争中伟大的牺牲精神。敌人没有办法，在是年六月十八日判决他死刑，他终于光荣完成了历史所赋予他的任务。

立天同志的精神没有死，他永远活在全马来亚人民的心中。

发表于一九四五年

# 朝陽



## 凶手是誰!?

江琴

碰！一聲巨響  
攪泥機聲滅了  
釘木聲沒有了  
紮鐵聲停了  
一切勞動聲都靜了  
只有那巨響  
縈繞着整個工場

所有的工友  
直奔高樓下  
急救、呼喚  
出自一雙雙炙熱的手  
出自一顆顆激動的心  
血泊中，你掙扎幾下  
就眼睜睜的死了

工頭不見了影子  
老板也不在「烏必」了  
靜寂中  
只有工友們那粗獷的呼吸  
從起伏不平的胸膛冒出  
那一張張憤怒的臉  
脹得更紅、脹得更兇了

我們不哭  
我們也不退縮  
我們的情緒越來越高漲  
地上的血漸漸凝結  
工友們的感情更加鞏固  
自私的紙牌從此不玩了  
一雙雙鐵拳抽得更緊、更緊了。

十四歲  
這是讀書的時代  
妳為什麼被推於幸福門外  
跑來那里把生命出賣  
呸！狡猾的市儈  
“東南亞教育水準最好”  
從此別再拿出來叫賣

正當富人的孩子  
在嬉戲玩樂

你却在高樓上頭  
和風雨搏鬥  
正當富人的孩子  
躑躅腳在看電視  
你却在高樓上頭流血流汗  
你為什麼這樣不幸？  
難道是命中註定  
是誰把妳陷害  
他們裝模作樣在調查  
調查結果  
還不是說成「意外」  
不然說妳「粗心大意」

他們絕對查不出真相  
只有我們工人弟兄  
眼睛最亮  
兇手是罪惡社會的魔鬼  
兇手是黑暗社會的豺狼

註：八月廿一日上午十一時許，大芭窰第一巷工地上發生一宗工場慘禍，一名年僅十四歲的挑灰女工潘玉珍於工作時，由高樓墜落地面，當場重傷慘死。

## 誰養活了誰

陳紅

酷熱的驕陽曬在背上，  
渾身滾珠般的汗水。  
邁着沉重的腳步，  
踏上陡窄的高梯。

一担担洋灰巨石般沉重，  
直壓得肩膀上紅腫隆起。

成天勞累筋疲力盡，  
微薄的工資夠買幾口糧米？

包工頭坐在樹蔭下指手划腳，  
吆喝着我們要替他多流血汗。  
到底是誰養活了誰？  
這萬惡的吸血鬼！

# 河畔之歌

石  
輝

吉輦河，緩緩流  
又高又低不停留  
流遍兩岸農家戶  
最知農家貧病苦  
貧病苦，創業史  
小村廟前有故事

傳說小村農家多  
稻穀豐收裝滿籬  
相親相愛勤耕作  
自由自在好過活  
這種日子前世過  
今世再難把它說  
自從來了紅毛鬼  
後邊跟着小嘍囉  
佔我農家千里地  
抓我農家好父兄  
養肥地主彭古魯  
剝削農家世代窮

吉輦河水緩悠悠  
吉輦河畔住工農  
傳說巨人好弟兄  
千里稻田播火種  
今日傳說已當真  
河畔兩岸烈焰熊

烈焰熊熊已燃原  
廟里不是假神龍  
廟前坐的好弟兄  
天亮之前返山中

村民敬愛好弟兄  
出身是工也是農  
村民熱愛好弟兄  
人人心如朝陽紅

村民緊跟弟兄走  
夜黑繞道深山中  
從今勤學勤活用  
不怕地主和走狗  
帶着海樣深仇恨  
勤練射擊高山頭  
埋地雷，搞伏擊  
要把豺狼全打盡

吉輦河呀緩悠悠  
高歌讚頌子弟兵  
吉輦河呀流向東  
工農心兒永向紅  
看山中戰旗呀  
永遠在吉輦河上飄動……

## 來了，冲上來了

赤子

魯迅啊  
我們新時代的青年  
踏着你的腳印  
來了 冲上來了！

前面  
你高舉火炬  
這裡  
我們緊握匕首、投槍  
朝着你指引的方向  
來了 冲上來了！

踏上這一條路  
——你用鮮血冲殺出來的路  
猛一回首——  
嘩！  
看不見尾的隊伍  
無邊的人群  
來了 冲上來了！

魯迅啊  
你所期望的青年  
你的子弟  
千千萬萬  
來了 冲上來了！

## 別離

志 堅

我們別離，  
沒有哀傷，  
更沒有淚，  
有的只是激動、祝福與期望。

你走了，  
不是爲了什麼感情的失落，  
也不是爲了逃避現實，  
而是爲了廣大的群眾。

你走了，  
帶着滿腔的怒火與崇高的理想，  
你要以實際的行動，  
來答覆這不合理的社會制度。

你說  
我雖然離開這兒，  
但我的心，

還是關懷着受難的人們。

你說  
當北方捷報頻傳，千萬別爲分離而傷心，  
那就是我們勝利的先聲，  
我們會重新見面，  
在新的生活里。

祝福你啊，  
可敬愛的朋友，  
我感到無限興奮與光榮，  
我有這麼一位前進的朋友。

祝福你啊，  
勇於追求光明、真理與自由的人兒，  
祝福你們早日得勝利，  
我盼望，  
新的生活早日來臨。

漁  
民  
苦  
，  
漁  
民  
要  
翻  
身

多少階級兄弟  
爲了生活  
天天和暴風雨  
搏鬥

敏捷粗壯的雙手  
撈起海中財富  
商家的存摺早又印上新墨  
勇敢樸實的漁民兄弟  
却依舊貧苦渡日

人爲的苦難  
使大夥兒呼吸也困難  
陸上有吸血鬼  
海洋綫上更提心吊胆  
不怕沙魚群襲  
不懼風浪狂捲  
最怕穿青衣的文明野人  
隨意加個罪名把人逮捕

在怒濤中勞作的好兄弟  
生活何時才有保障  
世代淒慘的故事  
那日再群起改寫

鄧  
海  
志  
咱們堅信  
這一天的到來  
漁民苦啊  
漁民要翻身

戰勝

黎明前的黑夜

陳紅

呻吟在魔爪下的工農弟兄，  
你們不能讓惡魔這樣囂張。  
殘酷的魔手捏住你的咽喉，  
貪婪的嘴把你的血吮乾。

別在漫漫的長夜里沉睡，  
聽憑惡魔們恣意擺佈。  
揮起你的鐵拳跟它搏鬥，  
誰說我們就不能把它制服。

我們有着千百萬苦難朋友，  
再大的魔力也無法把我們阻擋。  
看，朝陽冉冉地從東方升起，  
我們要戰勝黎明前的黑夜。

她是一位好姑娘

石田

她是一位好姑娘  
她生長在窮人家  
她生活在工人里  
她戰鬥在組織內！

她是一位好姑娘  
勤儉樸實不奢華  
勞動不怕操繁重  
任何困難踩腳下！

她是一位好姑娘  
愛憎分明心里亮

經風雨來見世面  
意志鍛鍊成鐵鋼！

她是一位好姑娘  
對人寬來對己嚴  
對工作負責認真  
對人民無限熱誠！

她是一位好姑娘  
她高舉戰鬥旗幟  
她立志爲民服務  
她站在時代前頭！

讓我們早日把名字報上

鐵筆

朋友  
不要喊黑暗  
魔鬼豺狼  
絕不會自動走散  
紙張、墨水、筆桿  
是我們有力的臂膀  
她要我們派上用場

朋友  
不要喊迫害  
敵人強盜  
絕不會變慈善  
鐵條、鋤頭、石塊  
是我們最忠誠的伙伴  
她要我們好好使喚

朋友  
不要喊缺乏力量  
銅牆鐵壁足夠叫敵人抖顫  
別再彷徨  
別再惆悵  
頭腦只要有精神的原子彈  
前程永遠燦爛輝煌

朋友  
看！東方的鐵漢  
多麼強悍  
聽！北方的號角  
已在召喚  
讓我們把名字早日報上  
讓陽光早日把江山普照

更正啓事

第三期第21頁《明天，我的孩子，一切都會變個樣》這首詩的題目下應補充下列一段說明：

詩人艾德溫·卡斯特羅——是尼加拉瓜的愛國者，被索摩查分子殺害，這首詩是他遇害之數星期前在馬拉瓜監獄中寫的。

古巴曼·那、魯那的詩作《我們必勝》中遺漏了第三段第五行：

潛水鳥原本不敢和風暴抗爭……！

第26頁《我們是一群汽車工人》之段落倒置，第一段實應爲第三段。

又《讀者中來》，歌《赤道詩刊》的作者是尖兵誤置爲赤子。

上述的錯誤，謹向作者及讀者致歉。

# 一點意見

(紐西蘭) 土 戈



從祖國的南端，一位書局工作熱心的好工友給我按期地寄來了貴刊，我感到十分的激動、十分的欣慰！因為這三期來的內容，可看得出《詩刊》是一份好的刊物，先進的刊物，一份充滿生活氣息、充滿戰鬥意志的詩刊。我深知道在目前祖國的客觀條件下對貴刊有過份的要求似乎是不正確的；我讀同忍冬君在第三期“對『赤道詩刊』的一點意見”一文中所提到的，有關發表詩歌評論文章的意見。因為凡事只有通過批評和互相批評，才能向前跨進；通過詩歌評論文章，可以使刊物和衆作者得到更進一步的向前邁進。

## 重視單篇詩作的評論

紅 焰

對於單篇的詩作，往往為我們的批評工作者所忽略。

在此我懇切地希望——文藝理論工作者今後能給予重視，因為一些單篇的詩作，有些是出自初學者的手筆，雖然一般傾向是進步的，但對技巧的掌握問題，還是有待於通過文藝批評給予指正，互相學習，從而更準確地把握音調，為人民而歌唱——而這也是做好接班人、培養新一代的重要任務之一，不知大家以為然否？

## 徹底克服詩的“標語口號化”

游 及

有些詩作者，由於技巧掌握不夠，或者根本忽視了藝術性，把一首原可以寫得動人的詩，却因此寫得“標語口號化”了。

我們反對“標語口號式”，也沒有一個詩作者願意寫出這種概念化的詩。可是，我們却常常見到許多作者犯上這種錯誤的傾向，為什麼呢？在一些進步的刊物上，我們也會看到“標語口號式”的詩。《赤道詩刊》也不能避免地容納了這樣的詩。

這裡節錄《赤道詩刊》第二期“朝陽”所刊登的兩首詩中的“標語口號式”的句子：

在沖天的歡聲中

推翻舊社會

創造新世界

願大家

壯志如虹

不畏艱難

迎接朵朵紅花的春天

挺進！

挺進！

——《迎春曲》

文藝戰士

倔強起來！

在暴風雨面前

昂首挺胸前進！

——《文藝尖兵》

像這種詩句是不可能感動人的，因為詩的思想感情不是貫注在形象的創造當中，只是詩作者拉直嗓子在高呼口號。我們應當知道，詩的戰鬥性不是表現在語言形式上，主要是表現在內容上，像中國詩人的《槍給我吧！》，就是通過創造老張這一個人民英雄形象來感動讀者，引起讀者對這一個抗敵英雄的景仰，其詩歌語言因而顯得氣勢磅礴。

詩之所以十分需要形象，需要感人的具體生活事實，目的是引起讀者共鳴。但是《赤道詩刊》第三期的《赤道之歌》里却出現這樣一首概念化的詩：

“不餓嗎？”

有什麼

比堅持真理

忍受着痛苦

更驕傲！

更驕傲！！

“不渴嗎？”

此刻有誰

比我們更渴望

自由！

自由！！

——《下定決心》

當我們第一次讀完時，一時真不明白在寫些什麼。詩是可以寫得含蓄的，但不能寫得像謎語。我想，作者之所以把詩寫得含蓄，也許是由于客觀環境的壓迫，不能把它企圖反映的重大社會事件——政治被拘者的絕食絕飲的鬥爭——直接描寫出來吧！作者在寫詩的時候，相信其內心感情是十分激動的。如果作者敢于突破壓力，無畏地描繪出黑牢鬥爭，或者只集中暴露暴徒們如何利用鐵器強行撬開政治被拘者的嘴，極力破壞他們的鬥爭，而不是將“標語口號化”的語言呈現給讀者群眾，那麼，這首詩一定能寫得更具有鼓動性和控訴力量。

初學寫詩的人難免犯上“標語口號化”的缺點，即使有相當的寫詩經驗的作者，也是這樣。譬如崇漢發表在《赤道詩刊》第三期的《時代的曙光》一詩；還有庸夫近來的詩，例如登在《赤道詩刊》第二期的《遙寄》、在《人民生活》上的《意外、意外》、在《激風》上的《騙》等等。希望他們今後在寫詩時能更加留意。

我們在理論上認識到不要把詩寫成“標語口號化”，在實踐上却不時犯上錯誤。但是，只要我們不斷地堅持認真學習光輝哲學著作，自覺地改造世界觀，提高思想認識，以“一分為二”的唯物辯證法去分析寫詩的經驗，廣泛閱讀古今中外的優秀詩篇，就一定能寫出無愧于新時代的好詩來！

## 快板《天下窮人是一家》讀後感

艾羣

快板是一種易為群眾接受的文藝形式。文藝界向來甚少重視這一種文藝形式，今後是應該大力提倡、多多創作、多多表演。現實生活中有許多題材，例如農民被迫遷、工人對不合理社會的控訴，還有以諷刺、嘲笑的語言，暴露資本家的丑惡咀臉，美國大兵在越南的狼狽丑相等等，都適合通過快板的形式來表現。

在腐朽的社會裏，窮人吃不飽、穿不暖，受盡了壓迫、剝削。可是，窮人的骨頭是最硬的，他們具有強烈的造反精神，對階級敵人永懷深仇大恨，當他們認識了“造反有理”的真理，他們就會團結起來，也就一定能夠打倒一切剝削階級。快板《天下窮人是一家》正是闡述這個真理。

快板也跟其他文藝形式一樣，首先要求有好的內容和積極的主題思想，在藝術特點方面，快板則要求節奏感強，內容集中，段落分明，語言簡煉又具有諷刺性。快板的節奏感強，是指朗或讀時快而不亂，富有音樂性。諷刺性是指語言中帶有深刻的嘲笑舊事物的意義，而不像一些低級趣味的快板，往往為了迎合腐朽不健康的主题內容，連篇充滿無聊語言。《天下窮人是一家》具有積極的思想性，不過在掌握快板的技巧上，就不大成熟了。例如內容不集中，段落不分明，有跳躍、模糊的感覺，語言不夠簡煉、明快，缺乏諷刺性。在這首快板裏，前部分反映了工人生活的普遍困境，資本家又和黃色工會連通一氣，欺壓工人。工人群起反抗，在鬥爭中表現出工人兄弟不怕犧牲的硬骨頭精神。中部分敘述工人子弟偉明進識字班讀書識字、懂道理的經過。後部分敘述了偉明爸爸的出身階級，和他在生活戰綫上的鬥爭歷史。從整體看來，作品突出的是偉明的爸爸——一個典型工人的崇高形象，並歌頌了工人階級大無畏的造反精神。可是，作者在中部分安插了偉明讀書識字懂道理這一段，似乎要表現工人階級兩代人的關係，要以偉明作為作品中的主人翁。如果作者有這樣的意圖，從作品所起的客觀效果來看，就不能達到這個目的了。中部分的安插，顯然對作品的主题思想並沒有直接的連繫，反而產生了主题不集中的弊病，如果前部分和後部分能連貫地結合起來發揮，主题就會更加突出，效果會更加理想。作品中某些句子過長，不夠大衆化，較難產生鮮明的節奏。像“偉明的一家就是住在貧民屋”，“逼咱們離開血淚浸透的田地”這樣的句子，如果能更簡煉的表達出來，會更好。作品開始的一小段：

貧民屋，高又高，  
霹靂打在咱們頭頂上；  
貧民屋呀，二十層，  
壓得窮人難翻身。

就寫得簡淺易懂，節奏感極強了。還有，文中處理板聲隨着內容的發展，或急或緩，或停或白，都恰到好處，增加了整首快板的表演氣氛，這也是優點之一。

思想性積極，藝術性有缺點的作品，仍然有它一定的教育作用。無可否認，《天下窮人是一家》儘管有些缺點，它的教育作用是不可抹殺的。

代郵：

祈穆紅、旅征、戈輯、倫欣、游及、丹卡等作者惠賜通訊處。

# 赤道詩刊

## 目 錄

### 魯迅紀念專頁……………(封二)

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

魯迅舊詩選譯

自題小像

怒向刀叢覓小詩

血沃中原肥勁草

自嘲

於無聲處聲驚雷

亥年殘秋偶作

魯迅手稿序——郭沫若

歌曲——無題

魯迅雜文是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偉大史詩

魯迅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

### 赤道之歌……………(16)

今天！您在做些什麼

山城頌歌

四月的詩篇

四月——你是黎明

我凝視你的像

給你寫上一為生活的詩篇

採集金葵迎貴賓

站起來啊！別再祈禱了

“判徒”

英雄的奎瓦拉

我們也有憤怒的時候

訴衷情

沁園春 咏史

歌唱葉立天

### 史料……………(21)

鐵戈詩三首

在旗下

死得多麼美麗啊！

我是罪人

他永遠活在人們心上

### 朝 陽……………(24)

兇手是誰！？

誰養活了誰

河畔之歌

來了，沖上來了

別離

漁民苦，漁民要翻身

戰勝黎明前的黑夜

她是一位好姑娘

讓我們早日把名字報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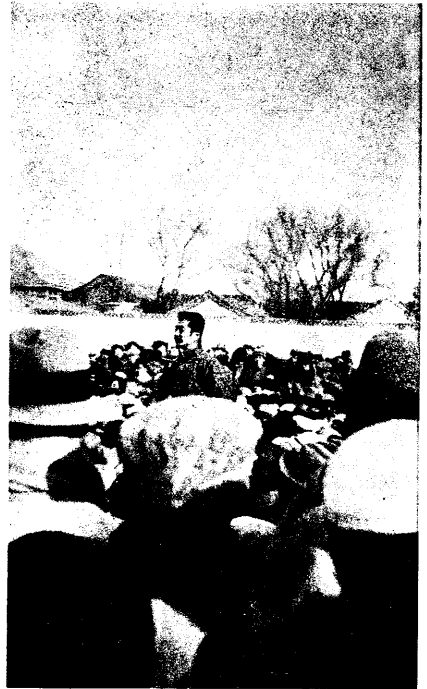
### 讀者中來……………(27)

一點意見

重視單篇詩作的評論

徹底克服詩的“標語口號化”

快板《天下窮人是一家》讀後感



一九三二年 魯迅在北京師範大學廣場上演講

# 赤道詩刊

(雙月刊)

---

M. C. (P) 2779

出版者：赤道詩刊社

通訊處：7A, Lorong Low Koon,  
Singapore 19.

承印者：

JOO SENG PRINTING CO.  
12 Joo Seng Rd. Singapore 13 (Upper Aljunied Blk. 8) Tel: 803602

---

定價：叻幣五角正